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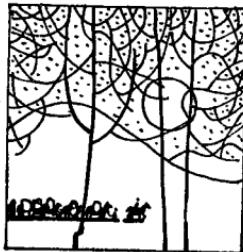
神笛

祁连休 刘世华

1276.3/2

神笛

祁连休 刘世华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713809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713809

封面、尾花：肖映川
插 图：盖茂森 赵绪成 毛逸伟

神 笛

祁连休 刘世华

*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787×1092 1/32 8 1/4 印张 185 千字

1979年3月北京第1版 1979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册数 1—100,000 册 定价 0.46 元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本民间故事集。这些故事揭露了地主、豪绅的贪婪、残暴和愚蠢；赞颂了劳动人民的勇敢、勤劳和机智，描写了他们不屈的斗争精神；同时反映了旧社会各族劳动人民深重苦难的生活，以及他们美好的愿望和向往。

目 次

汉 族

磨刀	1
一袋烟的工夫	2
扬场	5
一分精神一分财	6
讲话	8
擂鼓拉太阳	10
“无例不可兴”	12
别闲着和别叫唤	15
三难长工	19
一两酒	23
“出门无六月”	25
分庄稼	27
踏车的故事	30
炮打伍老换	33
“何老狼”挨整	36
“出来怕狗咬它哩!”	38
干剃头	39
打酒	43
四匹驴的东西	43
长工张老十	44

刘二做工	46
地主坐轿长工抬	52
落汤鸡	55
尝“饥饿”	58
晒银元	62
元宝	63
“那是一定哩！”	65
长工四兄弟	67
土地神“显灵”	72
金马驹和火龙衣	75
隐身草	81
牛头山	84
二牛推车	87
干河的传说	92
酒瓮石	94
马鞍山	98
瓮山	101
棒槌老人	104
小牛倌	109
芍药花根	113
长鼻子	117
高角地主	121
小黑驴	128
担山	135

望娘滩的故事	138
金瓜和银豆	143
火龙	152
蒙古族	
三兄弟	158
报仇棒	161
回 族	
巧货	165
藏 族	
木且苦苦的故事	171
穷人与桃朗神	178
维吾尔族	
在马尾长出以前	185
牧童阿尼孜	186
库尔班和他的铜水壶	190
苗 族	
果罗润	195
水老鸦	199
彝 族	
宝扁担	203
壮 族	
一百鞭	206
财主和家奴	209
赵土豪的下场	211

布依族

- “叫做哪样就做哪样” 213

朝鲜族

- 会“吹牛”的女婿 217

侗 族

- 雷打的故事 220

白 族

- 师傅带徒弟 223

- 神笛 227

哈尼族

- 糠和马鹿 235

瑶 族

- 聪明的苏宝怒 237

- 六兄弟 240

黎 族

- 红蘑菇和白蘑菇 243

达斡尔族

- 有智谋的孩子 246

毛难族

- 一穗谷子的工钱 248

畲 族

- 石牛 250

磨 刀

有个地主总寻思：怎能叫长工们再多干点活呢？割稻时，他想了个法：亲自到地里去给伙计磨镰刀。他觉着这么一来省得伙计们自己磨刀耽误工夫，他呢，还能在一边监督监督，让他们少歇气，快点干。

头一天，这么一整，伙计们都累得够呛，背地里把地主好一顿骂。有人说：“不行，咱们得治治他。”长工张大片就出了个招。

第二天，大伙儿一干活就拿镰刀贴地皮使劲搂，没几下都钝了。镰刀钝了，大伙儿就都往地主那儿送。这个



刚磨完，那个又送来了。那个刚磨完，这个又送来了。后来，十几个人一齐都送来了。

这一下地主可磨不过来了，哼嗤哼嗤累得满头大汗。

可伙计们都坐在一旁歇着，等镰刀。有的还直催：“东家，你不好快点磨？日头都快落了！”

地主只好加劲磨。他早累得腰酸手软了，一着急把手割了个大口子，整得血葫芦似的。

张大片故意大惊小怪叫起来，“哎呀，东家挂了彩了！咱们快把他抬回去吧！”

大伙儿一哄，上前扯胳膊拽腿的，一窝蜂似的就把地主整治回家，往炕上一搁，张大片又说：“东家，你明儿个再来吧！”

地主气得鼓鼓的，再叫长工这一折腾，哪还有力气来说话。

吉林师范大学中文系白城采风队搜集

一袋烟的工夫

有个扛活的叫关老八，挺能整东家。他听说有个地主在伙计干活儿歇气儿的时候，就许歇一袋烟的工夫。他想：我非整整这个老家伙不可！

这一年， he去这个地主家扛活。地主说：“咱们先讲好

了，歇气儿的时候就是一袋烟，抽透了就得干活儿。”关老八答应了，就在这家当上打头的了。

夏天铲地，关老八领着三十多个伙计、短工下了地。干到歇气的时候，他就领着大伙坐在地头上抽烟、喝水，歇着。

地主怕伙计们歇的工夫大了，到歇气儿的时候就爬到房顶上瞪着两只猴眼睛往地里瞅。这天，他看伙计们总歇着，快到收工的时候，还在歇着，气得他腾腾地就找到地里去了。离挺老远，他就吵吵开了：“打头的，怎么歇起来没够了，为什么还不干活呢？”

关老八也不理他。等他走到跟前才不慌不忙地问他：“当初咱们讲活儿的时候是怎么说的？”

“歇气儿的时候一袋烟，抽透了就干活儿。”地主瞪着两只眼说。

关老八两眼一眯缝，笑呵呵地说：

“这下就对了吗！我这袋烟还没抽透哪！”

说完，伙计们瞅着关老八的烟袋乐开了。关老八又巴哒巴哒地抽上了。

地主一看，关老八的烟袋锅挺大挺大的，忽忽地冒烟，也看不清是什么玩艺。他举到跟前一看，原来是厨房那把头号的大铁壶里装了满满的一肚子烟，壶嘴儿上安了根烟袋杆。这下子他可急了：

“谁家拿水壶当烟袋锅儿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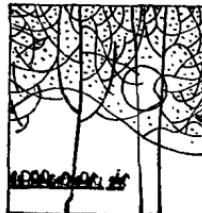
关老八又眯起眼睛笑着说：

“哈哈！这下子你可失算了！当初你只讲歇气儿一袋

烟，抽透了就干活，可就是没讲多大的烟袋锅儿，我今儿个使水壶，明儿个还当不住^①使锅呢！”

伙计们一听，又乐开了，乐得山响啊。可把地主给气得干瞪着两只大眼，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吉林师范大学中文系白城采风队搜集



① 当不住：没准，说不定的意思。

扬 场

在早，有个姓王的大地主，因为他长得胖，人都叫他胖大猪。胖大猪有个说道：“干活要用大劲，吃饭得使用小碗。”这存心不叫长工吃饱，不叫长工歇着啊。

长工把这话记在心里，总琢磨着要整治胖大猪一下。

开始打场了，往年扬场的时候，糠是糠，粮是粮，颗粒不散。今年到扬场那天，正赶上个大风天。长工心里暗暗欢喜，拿起木锨，就使劲往高扬，一锨未落，一锨又起，那米粒子都刷刷的扬进谷糠里去了。正扬着，胖大猪拧哒、拧哒^①地来了，一看，就气炸肺了，真象个胖猪似的一句三哼哼的叫起来：“哼！你们这是干什么活？哼！粮都跑糠里去了，哼！快给我轻点！”一个长工马上接上去说：“你不是常说干活要使大劲，吃饭要用小碗吗？不使大劲扬不净啊！”说完又一木锨一木锨扬起来。另一个长工马上又接上去说：“糠里有点粮，猪吃了能上膘啊！”这话明明是说给胖大猪听的，大伙一听，都哄地大笑了。说的话不能收回来，胖大猪气得鼓鼓的，也想不出啥章程来。扬完场，好粮还没有往年一半多。

吉林师范大学中文系白城采风队搜集

① 拧哒：即扭搭，走路时左右摇摆的样子。

一分精神一分财

从前，有一个地主叫张老万，家里称^①房子称地，光伙计就有二三十号人，村里他算头牌“太爷”了。地主是财越大心越黑。给他家吃劳金^②，头一宗起早睡晚就受不了，用不上仨月能把你折腾零碎了。冬天打场，刚过半夜老家伙就起来喊：“起来吧，干活了。”伙计们揉揉眼睛说：“刚打个盹儿就干活了？”老家伙说：“一分精神一分财。你们这些穷骨头，就知道睡大觉，这么干，日子能过起来吗？”伙计心里说：你日子过起来了，我们也就累趴下了，敢情你有精神，把我们都撵下了地，你再来个回龙觉。

第二年春天种地，就更不象话了：白天干了一天活，傍点灯了才回来，每人还得铡五捆草。干完事上了炕想抽袋烟歇歇吧，可烟没抽完呢，老家伙就来叫了：“起来吧，该套牲口了。”伙计说：“还没躺下呢，就又干活了？”老家伙还是那个词：“一分精神一分财。年轻轻的还拿觉当个事！”就这样，日子一长，扛活的可呛不住了，个个累的头昏眼花。打头的说：“这么干下去，咱们都得累倒台子了，得想个招治治老家伙。”人多出圣人，大伙一喳咕，点子一下子就想好了。

① 称 好的意思。

② 吃劳金：即当长工。

一天下晚，伙计们吃完饭，到外边给牲口拌上料，进屋连乌拉^①也不脱了，干脆都坐在炕沿上抽烟，等着他来叫。没过两袋烟的工夫，老家伙就来了，进屋一看说：“今儿个你们起的早啊！”伙计说：“是啊，我们怕耽误活，压根儿就没敢睡。”这回他乐了：“一分精神一分财嘛。”接着他又问打头的：“今儿个该种啥了？”打头的说：“上北地种高粱。”他嘱咐说：“那块地好，下种得给我加点细，呆会儿我去看。”大伙没搭碴，心里话：一会儿这台戏就等着你去唱呢。

打头的领着伙计们上仓房灌高粱种。张老万家仓房大，左一个仓子，右一个囤子，五谷杂粮都在里边放着。工夫不大，十二个口袋都灌完了，装好了车，打头的赶着就上了北地。

今早晨这活干的可“麻溜”，转眼之间就都种完了。日头刚冒红，张老万来啦。他不嫌麻烦，挨着垅遛，一垅一垅的扒拉，看来看去，心里纳闷，这高粱种怎么发白呢？回身到地头上，把葫芦里点剩的种，倒在手里仔细一看，可毁了：不是高粱，一色是高粱米。他气得冲着大伙破口大骂：“这是哪个没长眼的灌的？”大伙七嘴八舌的都说开了。这个说：“东家，这事可不怨我们，仓房又没个亮，点根麻秸火还叫风吹灭了。摸着黑看不见，给灌差了。”那个说：“昨晚一宿没睡，兴许是困蒙登了。要不哪能……”老家伙一看这阵势，心里也就明白八成了：“好啊！这是早就做好扣^②了。”

① 乌拉：东北地区冬天穿的鞋，用皮革制成，里面垫乌拉草。

② 扣：圈套。

有心想翻儿吧，又寻思不行，只好对打头的说了一声：“给我翻起来重种。”就气呼呼地走了。伙计们一个个乐的前仰后合。

打那往后，再也听不见张老万说“一分精神一分财”了。

玑璇整理

讲活

从前，辽河东岸有个叫长兴永的地方，这里住着一家地主叫王占有。因为他总是要伙计贪黑给他干活，大伙送给他个外号叫“王半夜”。远近的人都知道他的活辣实，谁也不愿给他扛活。

这年春天，眼看就要种地了，“王半夜”还没雇着伙计。正在他着急的时候，从关里来了个山东人，到他这来讲活。这人名叫杨正刚，三十岁上下，长的膀大腰圆，浑身是劲，“王半夜”一看就相中了。他想：“这人也许能给出把好力。”于是，“王半夜”问：“庄稼活你都会做吗？”杨正刚回答说：“庄稼地里活，你就说哪样吧！”“王半夜”说：“比如担水扫院子，扶犁点种，扬场簸簸箕，夹障子……。”杨正刚说：“扬场簸簸箕不用提，扶犁点种俺在头里，担水扫院子还用算？夹障子准叫你老过的去。”“王半夜”一听这些活他全会做，挺高兴，三百吊钱就把活讲妥了。

杨正刚上工的头一天，“王半夜”就让他担水扫院子。杨正刚理直气壮地说：“讲活的时候，我没和你讲担水扫院子。”“王半夜”一听就炸了，说：“啊！你不是说……”还没等他说完，杨正刚就接过来说：“啊哈？我不是说的明白吗：‘担水扫院子还用算’？”“王半夜”肺都要气炸了，也说不出啥。

又过了几天开犁种地，“王半夜”把杨正刚叫到跟前说：“今儿个种地你扶犁。”杨正刚说：“当初咱俩不是有言在先吗，我和你讲的明白：‘扶犁点种我在头里’，我赶套吧。”“王半夜”一听，眼珠子都要气冒出来了，但他翻眼看看又粗又壮的杨正刚，也无可奈何。

转眼秋天又到了，地主家正忙着打场。这天，“王半夜”走过来和杨正刚说：“担水扫院子你不干，扶犁点种你不会，扬场簸箕箕你该行吧？”杨正刚说：“我不是和你说‘扬场簸箕箕不用提’吗？”“王半夜”听了，气的一拍大腿，说：“哎！我算瞎了眼了，怎么把你雇来了？”

场里拾掇完了，伙计们都忙着夹障子，“王半夜”看看别人夹的都挺好，杨正刚夹的却大窟窿小眼子，站到这边能看到那边，障子缝里能钻过个狗去，“王半夜”一看，气呼呼地走过来说：“你这是夹的什么玩艺，象障子吗？”杨正刚停住手里的活说：“哎！我不是说‘夹障子准叫你过的去’吗？你来钻钻，看看过去过不去？”伙计们一听，都轰地一下子笑了，当时就把“王半夜”气昏过去了。打这以后，“王半夜”气出了个大肚子病，不久就死了。

赵树国搜集